

■关注网络文化产业·之二

网络文学：“码”出 20 年

[编者按]

1997年，除了香港回归和亚洲金融风暴，文化圈的一颗小石子也激起了时代的涟漪。这一年圣诞节，美籍华人朱威廉回到中国，出于对文学的爱好，在上海创立了一个名为“榕树下”的个人主页，也就是后来全球第一个中文原创作品网站。这一年是中国内地接入互联网的第三年。次年，一位笔名为“痞子蔡”的台湾青年在网络发布的小说《第一次亲密接触》迅速风靡，不仅让作者蔡智恒一夜成名，也令网络文学

进入公众视野。一个属于网络文学的时代，就此拉开帷幕。20年来，从呱呱坠地到焕发新机，从饱受质疑到拥有一席之地；从生意到生态，从“码”出来的江湖到赋能影视、有声书、动漫全产业链……中国网络文学以令人惊悚的速度“野蛮生长”，走出国门，逆袭成为人类文学发展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。不论是创作者阵容、读者受众群，还是作品

规模、文学活力，甚至衍生产品开发等诸多方面，中国浩瀚的网络文学堪与好莱坞大片、日本动漫、韩剧相提并论，被业内称为“世界四大文化奇观”。第56期议事厅，新华每日电讯邀请新华社记者撰文，力图呈现中国网络文学20年的发展轨迹，解析网络文学发展面临的难题，共同探讨中国网络文学健康成长的可行路径。 采写：张漫子、易艳刚



出海记：中国网文“由内到外”征服世界

据不完全统计，全球自发翻译并分享中国网络小说的海外社区、网站已逾百家，读者遍布东南亚、日韩、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俄罗斯、土耳其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被翻译成10余种语言文字

全球范围更为坚实的受众基础，为中国网络文学罩上了“海外IP市场潜力巨大”的光环，被视作一个万亿级体量的机会窗口

支撑“世界文化奇观”一说的，首先是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力与影响力。在网文成功出海之前，从中餐、功夫片，到全球各地的孔子学院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脚步从未停止。然而能够“由内到外”征服老外的，网络文学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。从2010年起，修仙玄幻小说如同这股来自东方的“神秘力量”打开了外国友人的眼界与心门。由北美的网文翻译网站Wuxia World走红所引爆的中国网络小说“走出去”事件，一时间成为媒体、版权所有者、行业研究者热议的焦点。有外媒称，一名叫凯文·卡扎德的美国IT男因迷恋Wuxia World上连载的《盘龙》(Coiling Dragon)一书，竟无意中戒掉了可卡因，并成为了一名彻头彻尾的中国网络小说迷。2016年11月，美国《纽约时报》更是罕见地关注了一部由中国网络武侠小说《花千骨》改编的电视剧，其全球点播已突破200亿次。“那是一个崭新的武侠玄幻世界。”相较于日本小说里让人厌倦的废柴主角，中国仙侠小说里的主人公充满雄心壮志地争取自己想要的目标，终于不再是千瘪的“好好先生”了。”Wuxia World论坛的评论区，一些外国粉丝这

样解释他们喜欢仙侠小说的理由。海外翻译中国网文的网站接踵而至：俄翻网站Rulate、英翻网站Gravity Tales等助推了超过700部的中国网络小说翻译成外文。狂热的欧美粉丝在网文论坛上频繁“打赏”“催更”。网友之间还有暗号：他们互称Daoist(道友)，并用“May the Dao be with you”(大意为：愿道与你同在)相互致意。甚至有外国读者受仙侠网文的启发，开始了自己玄幻小说的写作征程。丹麦女孩Tina Lynge用英文创作的仙侠小说，不仅在亚马逊官网有多部电子书籍上架售卖，还在Twitter上为其出道的网络小说《蓝凤凰》(Blue Phoenix)注册账号，专门发布仙侠小说的更新章节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全球自发翻译并分享中国网络小说的海外社区、网站已逾百家，读者遍布东南亚、日韩、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俄罗斯、土耳其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被翻译成10余种语言文字。根据澎湃与Alexa提供的数据，仅Wuxia World网站就拥有近400万日活跃用户，读者分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用户数排在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、菲律宾、

加拿大、印尼和英国，其中北美读者约占总数的1/3。在网络作家源子夫看来，仙侠和奇幻文学成功出海的原因不外乎是故事讲述上的成功。相当一部分网文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讲故事的能力，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和儒道思想，契合了西方人对遥远而神秘东方的幻想。“很多老外并不能理解深厚的道家文化，就像我们其实也很难理解骑士精神、矮人精灵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一样。但是好的故事是大家都喜欢的。”知乎网友叶小宝说。其实早在2010年左右，中国网文在海外多个网络论坛和社区被网民自发翻译、更新，已为中国IP的“出海”埋下伏笔。南派三叔的《盗墓笔记》英文版Cavern of the Blood Zombies有多个版本于2011年上架亚马逊。2013年前后，中国网络小说加快了出海东南亚的步伐。数据显示，2009年至2013年间，越南翻译出版中国图书841种，其中翻译自中国网络文学的品种占73%，尤其是言情小说，备受当地广大女读者的欢迎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网络文学在国内市场蓬勃的生命力无疑加持了这股力量。“国内40家主要网络文学网站提供的作品数量已高达1400余万种，并有日

均超过1.5亿文字量的更新。支撑上述天文数字的多层次写作者超过1300万人，其中签约作者已近60万人。这一井喷式的繁荣景象是传统文学形成千百年来所未曾有过的。”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司司长张毅君说。有了互联网的海洋，3.33亿网络文学用户成就了90亿元的网络文学市场。打开2017年网络小说作家收入排行榜，其最高版权收入已逾亿元。排行榜前三位的作家中，“唐家三少”版权1.22亿元居于榜首，第二名“天蚕土豆”版权6000万元，“我吃西红柿”版权5000万元居于第三位。全球范围更为坚实的受众基础，为中国网络文学罩上了“海外IP市场潜力巨大”的光环，被视作一个万亿级体量的机会窗口。见证了网络文学20年轨迹的掌阅科技文化总编谢思鹏说，美国好莱坞大片热销全球；20世纪90年代末，“韩流”开始风靡起来；日本动漫更是曾以80%的比例占据欧洲动漫市场。“如今，轮到中国了。”“我们希望能借鉴美国漫威的成功模式，以更系统的运作方式，进一步挖掘有潜力的中国IP，产出属于中国的超级明星IP，源源不断地创造全球化IP价值。”阅文集团CEO吴文辉说。

随着网络文学商业化的试水成功，以及网络文学商业模式的创新，不仅给了网站与写作者以生机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重构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，令“粉丝经济”得以沉淀并迅速累积

站在整个文娱生态的角度上来看，网络文学已然成为一个判断IP是否具备衍生价值的试金石和文娱产业发展的风向标

网文出海虽是无心插柳，然而从它由“诞生”到“成人”的轨迹来看，却是“码”出来的江湖。1998年，网络小说《第一次亲密接触》的风靡带动了网民的无意识写作。随着计算机与互联网的普及，不少网民开始为生活而写作，写心里的感受，然后把文章投到黄金书屋、榕树下等网站上，让更多网民看到。“从那个时候起大家有了一个习惯，把文字写在网上，而不是记在日记本里。”阿里文学CEO黎直前梳理了网络文学在网内的演进脉络。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投奔榕树下。“榕树下”创始人朱威廉记得，有一次他面试了一个扎着两条辫子的朴素女生，她告诉朱威廉她叫晓婕。还有一位混迹于天涯社区的青年陈万宁找到朱威廉，说自己做期货亏了几万美金，身无分文，要找份工作好好做。源子夫回忆，那两名早年投身榕树下的“资深员工”后来成了内地文化圈众所周知的作家和编剧，“女孩就是后来的安妮宝贝，青年则是著名编剧宁财神”。而源子夫自己的写作生涯也从这里宣告开始。1999年高考结束的夏天，家里花1.4万元买了整个小区里第一台电脑。他整回来了一只“猫”(路由器)，连上网，并在“黄金书屋”注册了账号。几天后，“闲着没事干”的他发布了第一篇《孙悟空的眼泪》，没几天就上了黄金书屋的首页，“其实是写着玩的，篇幅也不长，只有3000字，不过被很多人看到了，特别满足。”

与源子夫类似的网友大有人在。三年内，数以十万计的网民通过互联网圆了发表文章的“文学梦”，曾引起舆论反响的《生命的留言》《艾滋手记》等作品均首发于此时。与此同时，多个网络小说原创社区接踵而至：1999年，红袖添香成立。2000年，幻剑书盟成立。2002年，起点中文网成立。原创文学越来越多，写作社区越来越活跃。然而随着写作社区的持续运转，一些网文的活跃人士开始思考：市场的确实需要好的网文。如果没有钱，谁来写好文？如果没有好文，有谁来读？2003年，网文付费阅读制度正式启动。启动付费的初衷是对精品网文饱含企盼——平台方想通过更多的报酬回报并留住优质的内容创作者。以兴起社区起家的起点中文网率先推出了“微信支付”模式，也就是VIP会员阅读制度：平台按章节向读者收费，然后与写作者分成。这是养活网络作家的一个“值得纪念”的起点。当时的阅文集团CEO吴文辉也活跃在网文界，他是起点中文网的创立者之一。幸运的是，起点中文网的“微信支付”，一经推出便经受了市场考验。一年后，起点中文网成为国内第一家跻身世界百强的原创文学门户。同年，盛大以200万美元收购起点中文网，盛大文学诞生。“我们认为，1997年到2007年属于网络文学的PC时代，这个时代带来的是内容爆

发。”阿里文学CEO黎直前说。的确，内容在爆发中迎来了转型。多种元素融入文本中，重新定义了“网络小说”这一概念。早期玄幻类、仙侠类小说虽远离现实，但具有完整的世界观架构和意义指向，类型小说也兼有宏大叙事形态。随后，“宏大叙事”小说出现，作者们依托于某个类型故事的框架，布满勾起读者阅读欲望的“梗”。“我们把梗称为‘爽点’。由于是每日更新，为了第二天读者继续来看来打赏，作者会特别考虑读者的偏好，尽可能让每天更新的章节结尾给个扣儿，下一章解开，再给个扣儿……”源子夫介绍。随着网络文学商业化的试水成功，以及网络文学商业模式的创新，不仅给了网站与写作者以生机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重构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，令“粉丝经济”得以沉淀并迅速累积。“可以说，内容爆发后，从2007年到2017年的10年是网络文学的用户爆发时代。与此同时，网络文学的内容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。”黎直前说。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为大家标出另外一个时间点——2014年10月。“自此，中国网络文学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黄金期。在此之前，我们谈论较多的是网络文学的草根性、大众性和自主性。在这以后，我们的目光更多地投注于网络文学的主流化、精品化与经典化。”拥有庞大粉丝的写作者开始分层。对于超过200万的注册网文作者来说，VIP订阅制度的梯级次序与创读互动，是一条救赎之途，也是一张天罗地网。当IP概念横空出世之后，拥有庞大粉丝基数的

合适作品优先被改编成为影视作品、游戏、有声读物，继续活跃在公众视野中，这一年是2015年。网络文学IP远离了“知识产权”(Intellectual Property)的初始锚定。它像一只下金蛋的鸡，以它为基础衍生出了不计其数的文化产品，如电影、电视剧、游戏、动漫。掌阅科技文化总编谢思鹏介绍，IP衍生品的流行与粉丝经济密不可分，有原著粉丝们的加持与IP自身内容的吸引，使其变现变得更加容易。“从起点，到盛大文学、腾讯文学，再到2015年阅文集团的横空出世……一场10多年的产业变革爆发后，网络文学的舞台和格局更大了。”互联网观察者谢璞说。从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到《夏至未至》，再到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，越来越多热门网络文学作品被翻拍成影视作品，活跃在公众视野。无论是现代言情还是穿越架空，这些作品都久久占据那段时间的大热门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无疑，“IP热浪”让网络文学市场的氛围从“平民自嗨”一跃到了“疯狂吸金”。由网络小说改编的影视、游戏、动漫、有声读物及衍生品带动了文化娱乐市场，打造出以网络文学为源头的“互联网+”产业。乘着这股热潮，网络作家源子夫递出去的名片有了新身份——编剧和制片人。在网络产业年增幅连续五年突破20%之时，他很快捕捉到了这一动向：站在整个文娱生态的角度上来看，网络文学已然成为一个判断IP是否具备衍生价值的试金石和文娱产业发展的风向标。

清醒记：网络文学如何跳出“污名”怪圈

网络文学的出现，为大众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。它让写作者不再寂寞，为才华提供了一个零门槛零成本的舞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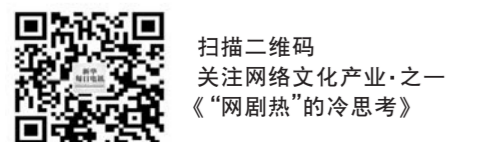
业内企盼，网络文学生态可以早日摆脱套路化窠臼和娱乐至上的怪圈，网络文学文本能够以艺术的警觉介入新媒介的语法，获得引渡文化的能力，推动人类文明的良性继承

用网络小说家的话说，他们写的是江湖故事，却也身在江湖之中。这个“江湖”，除了各自在网文圈里的江湖地位，还有就是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相爱相杀的江湖“纠葛”。尽管网络文学在最初诞生时指的是以互联网为渠道发表的文学作品，而在其深受读者喜爱后，其表达形式朝传统文学靠拢，一部分得以出版，还有部分依靠网络的力量，以多种衍生方式向文娱生态渗透，成为我国当代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然而，传统作家和传统文学评论家并不是一开始就对网络小说宠爱有加。“网络小说也算文学？”小黄文也能算文学？有一阵儿，总能听到老头们这么叹息。”一些网文作家这样回忆和描述，那时候报纸的标题常常是“网络文学：文化垃圾几时了？”之类的措辞，“年纪大一些的(严肃作家和评论家)看到我们就皱眉，就头痛，哈哈。”确实如此。网络文学在中国兴起之时，曾一度被视为对传统文学机制的“逃离”：没有办法在传统文学机制中依序上升的文学青年，借助网文，获得网民的关注支持与行业的资源。“不过，网络文学的出现绝对是好事。”在当年还是仙侠小说写手的谢思鹏看来，网络文学的出

现，为大众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。它让写作者不再寂寞，为才华提供了一个零门槛零成本的舞台，“怀才不遇这种事基本不再有了”。同时，网络文学也给阅读者带来更多可能，满足他们多元的文化需求。“不是所有人都读得懂，读不下去纯文学和殿堂文学。”源子夫说，一定程度上，网络小说扮演的是以前“评书”“弹词”“民俗故事”的角色，“生活需要文学的一个属性，就是消遣和放松”。社会需要受众多层次、广范围的文化，需求全覆盖的文学作品。在这一点上，网文作者与传统文学坚守者达成了共识。文学评论家夏烈认为，中国文学受众已较为具体地分化出细分层次，其分布特征恰好与承载它的媒介和内容相匹配，这是网络文学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。特别是网络文学商业化以后，“粉丝经济”进一步推升了网络文学的功能和价值。在此基础上，中国网络文学事业的腾飞愈发迅猛。2012年之后，网文产业市场规模的年均增长率在20%以上。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，网络文学的地位提升了。这一点从2015年中国作协协会为网络作家成立的“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

学委员会”一事上便可见端倪。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说，网络文学已进入“升级换代”的关键期。然而受众与资本的加持，并没有改变网络文学“量大质低”的现状。一种声音认为，如果说在过去20年里，“污名化”“贬低化”是网络文学的第一次发展危机，那么眼下的资本锱铢算得第二次发展危机。重迎合市场，轻价值导向，重个人倾诉，轻文学重量，抄袭模仿、千部一腔，令网文陷入套路化的窠臼和娱乐至上的怪圈。“从传统小说的角度审视网络小说，会觉得这些类型看上去缤纷多彩、千变万化，但叙事方式的多元化和文学性严重欠缺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早、文学评论家夏烈认为，一些网络文学的作者不敢将眼和触角(即叙述视角)受到限制，叙述者通常以第一人称出现，贯彻到底，更谈不上语言操练、文体试验与诗性叙事。相较于以作家为中心的纸质文学，以粉丝为中心的网络文学的首要价值是功能性的(如“爽”“抚慰”“疗伤”“指南”等)，文学审美的次要属性使网络文学一切服从于故事局部的“爽点”，情节不惧重复，调动所有吸睛元素，只为抓住读者。发展越是蓬勃，责任越是重大。“多出精品，多出

大家，是网络文学界当前的关键。”陈崎嵘为当下网络文学的“轻现状”破题。在网文提质、讲好故事日渐取得行业内外共识的背景下，“大神—大家—大师”将成为越来越多网络写作者的目标路径，一种向往“高峰”的文化自觉正在形成。业内人士指出，步入网络文学的下半场，一方面，我们要善待网络文学的奇思妙想、呵护它所覆盖的通俗、大众的巨大需求；另一方面，把典型化网络文本的技术性、专业性做好，试验和研究好里面的叙事模式与创新可能。业内企盼，网络文学生态可以早日摆脱套路化窠臼和娱乐至上的怪圈，网络文学文本能够以艺术的警觉介入新媒介的语法，推动人类文明的良性继承。(本版稿件参考书籍：邵燕君《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》，2015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)



扫描二维码
关注网络文化产业·之一
《网剧热》的冷思考